

聯 合 國



# 安全理事會

## 正 式 紀 錄

### 第八〇六次會議

第十二年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紐 約

##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806) .....	I
通過議程 .....	I
巴勒斯坦問題:	
(a)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約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3878);	
(b)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以色列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3883) (續前) .....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安全理事會

## 第八百零六次會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ashim JAWAD(伊拉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倫比亞、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程 (S/Agenda/806)

- 一. 通過議程。
- 二. 巴勒斯坦問題：

(a)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約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b)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以色列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巴勒斯坦問題

(a)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約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78)；

(b)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以色列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83)(續前)

約旦代表 Mr. Yusuf Haikal 及以色列代表 Mr. Mordecai R. Kidron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一. 主席：在尚未請報名發言的人陳述以前，我願指出各位發言人最好僅就議程項目二的(a)項發言。

二. Mr. KIDRON(以色列)：主席先生，本人能有機會就理事會議席，深為感謝。我願就您所提出的程序，略作一言。

三. 本次會議的臨時議事日程項目二為“巴勒斯坦問題”。這是一個項目，分為(a)及(b)兩部分。我記得在九月六日，理事會決定在尚未聽取當事雙方的陳述以前，暫不決定討論兩分項的先後次序問題[第七八七次會議，第三十九段]。當時所通過的程序如此。後來當事雙方固已提出它們的陳述，但是我認為目前的情形和那個時候毫無區別，當事雙方尚未陳述完畢。我本人仍願同時兼論這兩個分項。

四. 我認為應該指出這是理事會過去的慣例。巴勒斯坦問題的各分項總是一併討論的。就我國代表團而言，我仍主張遵循理事會過去的舊例，將兩分項一併討論。

五. 主席：理事會已經聽到以色列代表關於審議本項目的建議。他主張同時討論(a)分項及(b)分項。我的原提議是請發言人最好先就(a)分項發言。這個問題當然應由理事會決定。我請各位發表意見。

六. 理事會各位理事既然不願就這一點發言，我認為理事會贊同主席的提議，即所有各位發言人應僅就今日議程上項目二的(a)分項發言。

決定如議。

七. Mr. HAIKAL(約旦)：自九月六日會議以後，以色列當局竟不顧美國代表所表示的願望，殊堪遺憾。美國代表希望[第七八八次會議，第一二九段]以色列能够遵從理事會的意見。理事會認為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Jebel El Mukabbir)無人地帶內繼續其活動，殊為不智，並提出警告，謂繼續此項活動顯非所宜。

八. 以色列不遵從此項勸告，在慕卡比爾山區繼續工作。我收到我國政府的電報，謂以色列工人仍在該區進行其非法活動。該區內每日約有五十名工人在以色列武裝力量保護之下，以拖拉機及鏟土機從事工作。在我於十一月八日及十一月十八日致秘書長函[S/3907及S/3914]中，我引述了我國政府的電報，詳

述自理事會收到代理參謀長B. V. Leary上校的報告書後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的逐日活動情形。

九．以色列的這種悍然反抗的態度再度證明了以色列從來沒有因尊重聯合國的願望及建議或世界輿論而停止其侵略或違反全面停戰協定<sup>1</sup>的行爲。日益明顯地，除非聯合國發出明確直接的命令，並佐以如果以色列拒不遵從即將加以制裁的威脅，以色列是不會停止侵略或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事實上，如慕卡比爾山現有事態所示，以色列之繼續其非法行爲得到了間接鼓勵，因為他們能够自其不當活動獲得具體利益，而無遭受制裁之虞。

一〇．我的發言將分爲兩部分。我首先將討論以色列代表所提出的若干點[第七八八次會議]，及休戰督察團參謀長關於慕卡比爾山事件的報告書[S/3892]所述的若干點。其次我將論到代理參謀長的提議。在我的結論中，我將提出我國政府的要求。

一一．我的發言的第一部分論到以色列代表的陳述及代理參謀長關於慕卡比爾山事件的報告書。爲求明瞭起見，我將就以以色列代表及代理參謀長報告書所提出的各點的發言，分爲下開諸項：(一)將此事提出安全理事會的理由及此事的重要性，(二)該地區的地位；(三)所謂該地區的劃分，所謂“平民”線及事實線；(四)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對該地區的管制及監督；(五)該地區內的所有權；(六)該地區內的違反協定情事。

一二．我現在論到將此事提出安全理事會的理由及此事的重要性。以色列代表於九月六日[第七八八次會議]指稱約但政府在尚未利用當地聯合國所屬機關的通常途徑之前，即將此事提出安全理事會是不對的。我在那一天當指出約但前已要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該委員會有權首先處理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事件。

一三．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第八段中稱以色列拒不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緊急會議。以色列知道會議的結果必然是停止其在慕卡比爾山的活動，因爲不僅是約但要求停止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區的工作，代理參謀長及其代表也曾於七月二十一日及八月二日、十二日及二十五日屢次促請以色列停止工作，以求保持該地區的安寧[S/3892，第八段]。這就是說如果舉行會議，主席將與約但代表團共同支持一個命令以色列停止活動的決議案。爲求避免此項決議，以色

列拒絕參加會議，而提議將這個問題自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移交對這種案件無權過問的一個特別委員會處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是在當地唯一有權處理這個問題的委員會。此項管轄權是無可否認的，我無需以法律條文或法律學來支持此說。

一四．我只擬引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五三年主席 De Ridder 將軍的言論。他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就慕卡比爾山另一事件致約但代表團函的第十三段中說，如果約但認爲有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情事，“應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此項違反協定情事的控訴”。

一五．以色列拒不出席緊急會議一事，經休戰督察團代理參謀長正式轉知我國外交部長。

一六．在這種情況下，約但政府向代理參謀長提出呼籲，請他依據他的職權，命令以色列停止其在慕卡比爾山區的活動。代理參謀長向以色列方面提出此意，但是他們仍然拒不停止其在該區內的工作。約但用盡了這些在當地陳述我方控訴的辦法，當然有權將此案提出安全理事會。但是約但仍然等待並希望聯合國秘書處能够使以色列不爲已甚。然而不管聯合國的一切努力，以色列仍然無可理喻，拒不停止其在慕卡比爾山的活動。雖然如此，約但仍未立刻要求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陳述。我方團以友好國家的斡旋努力，勸使以色列停止其在該區的不當活動。等到這一切努力均告失敗之後，我方纔將此案提到對這個問題有最高管轄權的當局即安全理事會。事實上，我方別無其他途徑。如我所述，以色列不顧理事會所表示的願望，即停止活動，以待對此案作最後決定，刻仍在該區內進行其活動。

一七．我們追述這些發展，因爲它們證明了以色列的控訴照例是毫無根據的。我方認爲以色列不願將此案提請安全理事會處理。以色列顯然要在無人地帶內完成其工作並佔據阿拉伯人的財產，然後以既成事實放在我們的面前。這種情勢是約但所不能接受的。

一八．以色列代表在他的陳述中竭力減輕此案的重要性，說以色列對於種樹，極感興趣，他們只是在該地種樹而已；又說“[以色列代表團]聽到約但要求停止在舊官邸區種樹，大感驚異，實所不解。”[第七八八次會議，第三十段。]

他又說“討論這種問題的適當處所以爲糧食農業組織，而非安全理事會……”[同上，第二十九段。]

<sup>1</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一號。

一九．以色列代表似乎不是在對理事會發言，而是對一般觀眾假裝清白。無論如何，他的論點反映了他藐視其聽眾的智慧。我們對植樹都有興趣，不像以色列代表那樣地自以為只有以色列深知植樹的利益。在自己的地上種樹，沒有人提出反對。但是不管對植樹有多大興趣，不能以此為理由，強力奪取他人土地以供植樹。以色列代表以植樹的理由，為以色列之非法越界及以色列之強佔並使用不屬以色列管轄、亦非以色列人財產的土地辯護，他的邏輯及他對國際關係的觀念，均非我們所能了解。

二〇．如果要在慕卡比爾山的無人地帶植樹，應由土地的合法主人即約旦的阿拉伯人去種，不能由以色列政府種。我們也看到以色列對植樹很有興趣，不惜在別人的土地上種樹，但不幸這種興趣並未能阻止他們砍伐別人土地上的樹木。

二一．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第一頁中提到以色列砍伐樹木。他說以色列人在慕卡比爾山區砍伐橄欖樹約六十株[S/3892，第二段]。這些橄欖樹，以及其生長所在的土地，屬於約旦境內的阿拉伯私人。橄欖樹對阿拉伯人是值錢的樹，因為這些被砍的樹所產橄欖的收入，可以養活許多家。

二二．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事件不是如以色列代表所要我們相信的簡單事件，也不是如他所說的小事。稱此事為樹的問題或植樹的問題至少也可以說是一個虛偽不實的陳述。事實上，此事是一個極嚴重的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事件，這就是說對方強越分界線及強力侵入無人地帶。在慕卡比爾山，以色列工人攜帶拖拉機，非法越過分界線，在攜有自動武器及白炮的以色列武裝力量保護之下，在無人地帶開始建築公路及障地。這是我在上次陳述中已經說過的。這種情勢是不能容忍的，極有害於該地區的穩定及安全。

二三．關於該地區的地位，我們現在要討論它的法律方面，因為過去還沒有人認真討論到本案的這一方面。決定該地區的地位是我們討論的根本所在。不確定該地區的地位，只能得到武斷的解決辦法；武斷的解決辦法只能引起更大的怨恨，不能有永久的效果。

二四．以色列代表在他上次陳述中隱藏事實，說慕卡比爾山區未見於全面停戰協定[第七八八次會議，第三十四段]，我們並不以此為奇。以色列代表此說當然是想避免被指責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我方對

代理參謀長固極欽仰，但是他在報告書中對該地區的地位的根本問題，不僅輕輕帶過，未加詳述，而且還自相矛盾。

二五．報告書第三段說：

“這個中立地帶（慕卡比爾山區）經略加變更後，併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簽訂的停火線。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的以色列約旦全面停戰協定對此地帶未加變更（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一項(b)款規定在耶路撒冷區，停戰界線應依照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停火協定所劃定之線）。”[S/3892，第三段。]

這就是說照代理參謀長自己所稱，位於兩個分界線之間的慕卡比爾山為無人地帶的一部分，受耶路撒冷區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管轄。但後來報告書又有一個不同的解釋：

“鑑於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地帶並無任何規定，又無任何任務規定，休戰督察團對於現有爭端的當事雙方提出的論點，不能表示任何權威意見。”[同上，第七段。]

二六．此項結論與報告書第二段中的陳述自相矛盾。並與全面停戰協定的案文及地圖，以及前任參謀長的決定相矛盾。關於這一點，我方要指出在一九四九年，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以色列代表 Dayan 上校請當時的參謀長 W. E. Riley 將軍闡明該地區的地位及官邸區內聯合國人員的地位時，Riley 將軍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函中答稱：

“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一項(b)款規定在耶路撒冷區內，停戰界線應依照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耶路撒冷區停火協定所規定之線。因此這個中立地區及非武裝地帶的地位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停火協定時相同。

“依照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當事雙方武裝部隊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進入戰線間區域的規則與條例，在本協定簽字後仍然有效，適用於第五條及第六條所劃定的停戰界線……在簽訂停戰協定時，並沒有任何規則與條例禁止聯合國人員進入戰線間的官邸地區，我不能同意此段中“平民”二字適用於聯合國……及其職員。”[S/3909，附件B，第二段及第三段。]

二七．參謀長的這一封信確定慕卡比爾山區保持其在簽訂停火協定時的地位；這就是說它在簽訂全面

停戰協定之後仍然是無人地帶。此外，除聯合國人員外，在簽訂全面停戰協定後，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停戰界線，或進入戰線間區域的規則及條例，仍然有效。

二八、慕卡比爾山的無人地帶地位，與耶路撒冷區停戰界線間所有其他地區的無人地帶地位相同，都是無可否認的。在毫無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圖謀改變該地區的地位，頗堪驚異。我方認為改變該地區的地位的努力，只有一個目的，這就是掩飾以色列在該地區違反協定的行為。

二九、關於該地區的地位，報告書中還有一點須加討論。我所指的是這一段：

“...應該指出：當事雙方關於平民活動所達致的唯一已知協議（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為稱該地帶為“戰線間區域”，使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不適用於該地帶。”[S/3892，第七段(b)。]

三〇、代理參謀長在此地說到當事雙方間的一個所謂協議，他說這個協議使第四條第三項不適用於慕卡比爾山區。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驚異的言論。那個協議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這個爭端中的這樣一個基本文件不在報告書中列為附件？我們曾詳細研讀所有的文件，以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歷次討論的紀錄，我們可以向理事會保證並沒有這樣一個協議，該地區也沒有得到“戰線間區域”這樣一個新稱號。

三一、在檢討有關各種文件之後，就可以知道那種說法是不對的。事實上，巴勒斯坦所有的無人地帶都是“戰線間區域”。當事雙方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上討論慕卡比爾山區時，它們當然稱之為戰線間區域，這種稱呼不可能改變該地區的地位。全面停戰協定本身就有若干次稱無人地帶為“戰線間區域”。此外，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特別適用於這種區域，其文如下：“雙方武裝部隊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進入戰線間區域之規則與條例，於本協定簽字後仍然有效...”我方深信全面停戰協定本身既稱無人地帶為“戰線間區域”，就沒有必要由當事雙方達致特別協議，對慕卡比爾山區採用這種稱呼。

三二、代理參謀長謂當事雙方間稱慕卡比爾山區為“戰線間區域”的這個所謂協議，成立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暗示無人地帶的地位因此而有變更。但是細讀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該日雙方討論的紀錄，可以完全證實我方的觀點，並完全否定代理參謀長的陳述及以色列代表關於該地區地位的陳述。

· 三三、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如下：

“Dayan上校”（當時的以色列代表）“仍然希望對該地區在協定下的現有地位，能够闡明。”（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有權決定對全面停戰協定的解釋。）“他的主要問題是該地區（慕卡比爾山）是否可認為協定所述的‘戰線間區域’。如果認為是的，他認為第四條的規定應在該地適用，不然的話當事雙方就必須同意修改協定中關於該地區（慕卡比爾山）之處，因為協定中沒有關於聯合國人員及平民的特殊規定...”

“Hamad Bey el Farban”（當時的約旦代表）“同意這個地區是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中所述的戰線間區域。”

“因此雙方同意位於停戰界線間的官邸地區是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中所述的‘戰線間區域’。

“Dayan 上校說現在法律情勢已經闡明，他認為羅治島協定的規定應予遵守。”[S/3909，附件A。]

看了這樣明確的引述後我們不知道代理參謀長及以色列代表如何能够對現在討論的慕卡比爾山區地位的問題，達致全然相反的結論。

三四、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的會議紀錄證實第四條適用於慕卡比爾山區。我所引述的休戰督察團第一任參謀長Riley將軍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致Dayan上校函答覆以色列方面關於聯合國人員駐在該區問題的詢問時也支持這種觀點。

三五、在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中，對紀錄作了錯誤解釋，謂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的會議上，當事雙方同意將該地區的無人地帶地位改為“戰線間區域”的地位，這種錯誤解釋就是許多錯誤結論的基礎。

三六、上文引述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會議紀錄摘錄，與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Riley將軍函的全文，均涉及慕卡比爾山區的地位問題，為我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致秘書長函[S/3909]的附件A及附件B，業已分發理事會各位理事。

三七、關於休戰督察團在該地區工作時該地的狀態，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中說：“關於約旦控稱已遭破壞的既成狀態，有一個困難。”

該報告書同段中稱這個困難是“該地帶發生種種不同的變化……以色列逐步擴大其墾殖工作（見附件B）”。[S/3892,第七段(a)。]

我方不能承認以色列繼續違反全面停戰協定可以使一九四九年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時所規定的尊重無人地帶地位的正式義務，喪失效力。

三八．報告書提到每一次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時，約但即迅速提出抗議。[同上，附件一，英文本第二頁，註一。]我方不能接受一種如果推論下去即可使以色列在該地區違反協定的行為成為合法的論點。它不但會建立危險的先例，而且是公開鼓勵其他違反協定的行為。它獎勵侵略，並將破壞全面停戰協定。這個協定是維持該地區穩定與安全的唯一工具。

三九．我現在論到所謂該地區的瓜分問題，所謂既成事實的平民線。要說慕卡比爾山的無人地帶曾由約但及以色列瓜分，這是與一切證據及已知事實不符的。如我在九月六日[第七八七次會議]所說的，雙方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上曾有談判。不但沒有達致具體協議，而且在約但政府得悉這種由以色列方面提出的談判之後，就命令約但代表退出討論，因為約但在當時與今日同樣地不能接受瓜分這個差不多完全是阿拉伯的土地而且在戰略上具有極大的軍事重要性的地區。瓜分這個地區對以色列大有利益，所以以色列堅持要求瓜分。但是這個地區從來沒有正式協議瓜分或實際瓜分。

四〇．關於平民在該地區的活動問題，當事雙方安排只有在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時原住該地的人，可以繼續居留該地區。這就是說以色列方面有猶太學校的學生及教師，約但方面有住在他們自己家中的農民。約但嚴格遵守此項安排，這是雙方對該地區的無人地帶地位所接受的唯一通融辦法，約但稱之為該地區的既成狀態。報告書第七段(b)中謂調查結果，“未見有任何協議規定在簽訂停戰協定時住在該地帶以外的平民不得進入該區”。

四一．此說與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不符，在該次會議上，以色列與約但代表達致了協議，以保證平民不得自由進入該區。此說也與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不符；該項規定禁止平民穿越戰線及進入無人地帶。因

此，要保證在簽訂停戰協定時住在該地區以外的平民無權進入該區，雙方無需達致特別協議。

四二．關於在慕卡比爾山區有一條平民線，分隔當事雙方的平民活動之說，要知道有這樣一條線的觀念為該地區的地位所不能容許者。在慕卡比爾山有一條平民線，就必須先行假定有瓜分該地區的協議。我必須在此地充分強調從來沒有這種協議。因此並無此線。只有在意圖吞併該地區一半土地者的想像中有之。

四三．De Ridder 將軍於其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七日函中論到瓜分慕卡比爾山區暫行協定的問題說：“約但當局並未簽署該協定及地圖。”

四四．有人為使這個空想的線更顯得似有其事起見，說該區內阿拉伯人耕種的田地不越過某一條線。凡知道慕卡比爾情勢的人，都知道留在該區東北部的少數幾家阿拉伯人所耕種者是他們自己的土地，在若干點湊巧伸到這個空想的線上。約但政府因為尊重全面停戰協定，不准住在約但境內的阿拉伯土地所有人耕種他們在該區內所有的土地。

四五．報告書第二段中提到以色列所謂的“既成事實線”。我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我們必須問這個既成事實線從何而來。報告書附件B所載的地圖指出這個所謂既成事實線劃在前於一九四九年曾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會議提出並經該委員會討論過的雙方平民線之間。這個所謂既成事實線實際表示以色列在該區內非法活動所達之線。

四六．以色列方面不斷違反協定，且不顧約但的屢次抗議，將他們耕種及控制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推及某一條線，稱之為既成事實線。但此項事實並非所謂強權即公理，或雙方同意有此線存在。此點可由報告書第三段末句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報告書補遺中的下開一句證實：“……在該區內官邸附近達致一條分界線的努力未能成功。”[S/3892/Add.1,第四段。]

四七．關於該地區內的平民活動，報告書謂：“……在初期紀錄中未見達致協議……限制以色列平民不得超越農業學校校址。”[S/3892,第七段(c)。]

四八．該地區其他土地多半為阿拉伯人所有，我方願意知道初期紀錄中是否載稱已經達致協議，准許以色列人自由處理該地區的阿拉伯土地。常識及私有財產權均足證明獲准留居該區的平民，其活動當然以其自有土地為限，侵犯他人土地即係非法，與其他各

地相同。因此，無需特別協議禁止以色列在該地區內的阿拉伯土地上活動。

四九．為避免使討論陷於冗長起見，我不擬引述休戰督察團的若干函件及以色列代表團的若干陳述。但我可向理事會保證兩國政府從來沒有達致並簽訂瓜分該地區的協定。

五〇．我現在論到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對嘉卡比爾山區的管制及監督問題。

五一．以色列代表在九月六日說〔第七八八次會議，第三十六及三十七段〕休戰督察團對該地區平民活動的管制，於全面停戰協定簽字後即行撤銷。代理參謀長於其報告書第六段中提到 Riley 將軍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的陳述。同時，代理參謀長又說：“關於這一點，必須指出約但代表曾於同年建議將該區置於聯合國管制之下。”〔S/3892，第六段。〕

五二．事實上，於 Riley 將軍提出其陳述時，約但政府向參謀長強調如果聯合國撤銷其對嘉卡比爾山區的管制，聯合國人員就必須撤出該地區，獲准留居該地的少數平民亦須撤出。約但政府的態度是聯合國如果不能對平民加以管制，就不能繼續留在該區；如果聯合國撤銷其管制，平民就不能留居該區。事實上，聯合國人員留居該地；實際上也繼續行使監督及管制。為了證明此點，可以舉出休戰督察團干預該地區平民活動的許多事例。在這些干預中，有一些成功地制止了以色列不斷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條款的行為，有一些卻失敗了。我願略述休戰督察團成功地執行管制工作的若干事例。

五三．首先，至今為止，聯合國旗仍然飛揚於該地區各主要建築物如官邸、阿拉伯學院及猶太農業學校等之上，雖然若干掛聯合國旗的建築物並無聯合國人員或聯合國機關在內。

五四．第二，有一次以色列方面在該地農業學校曾圖用以色列國旗代替聯合國旗。休戰督察團立即干涉，使以色列方面卸下以色列國旗，重懸聯合國旗。

五五．第三，如我在上次陳述中所說的一九五三年冬，以色列平民圖佔阿拉伯學院的校舍，約但向休戰督察團提出了抗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E.H. Hutchison 中校親自視察此項情勢後勒令這些以色列平民及其警衛人員退出無人地帶。

五六．第四，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在毗鄰達必奧特(Talpiyot)殖民區東部的無人地帶內，以鐵絲網圍住一角，圖將該地併入殖民區之內。約但向參謀長提出了抗議。參謀長立即出面干涉，使以色列方面拆除鐵絲網。

五七．如果休戰督察團撤銷了管制，它如何能夠採取這些行動，阻止無人地帶內的這些以色列平民活動。休戰督察團也干涉了該地區內許多其他以色列活動，但不很成功而已。如果沒有休戰督察團的監督和管制，該地區防止擅入的任務就要由當事雙方任之，與巴勒斯坦其他無人地帶相同，就是以對擅入者開鎗射擊的辦法阻止擅入。約但在嘉卡比爾山不行使這種權利，因為該地區懸掛聯合國旗，約但認為它在休戰督察團監督管制之下，而在其他各無人地帶，它們不受休戰督察團監督管制，不懸聯合國旗。

五八．第五，關於該地區的所有權問題，絕大多數的私有財產為阿拉伯人所有，此點經代理參謀長報告書證實。報告書稱：

“自聯合國巴勒斯坦調解委員會現有的文件觀之，該地區的土地……大部分似為阿拉伯人所有。”〔S/3892，第七段(d)。〕

五九．以色列方面在該地區從事的工作實際上是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進行，違反了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關於這一點，報告書指出這些土地不在任何國家主權之下：“……以色列及約但對該地帶的任何部分均無主權（該地帶在雙方停戰線之外）。”〔同上。〕

六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了解以色列有什麼權利在嘉卡比爾山穿越停戰線，遣派以色列工人及武裝部隊進入該區，佔據阿拉伯人的土地並改變土地的形態，而這些土地的阿拉伯合法原主雖然迫切需要他們的土地，卻不得入內。在聯合國旗飛揚於無人地帶的上空，聯合國正式確認該地區任何部分均不在以色列主權之下時，竟准以色列在該地帶內侵犯，擅入並沒收阿拉伯人的土地。難道聯合國要坐視阿拉伯人眼睜睜地看着來自外國各地的以色列人民，強佔這些難民歷代相傳下來的土地嗎？又何況由於這些土地的位置所在，阿拉伯人有權期待聯合國保障他們在全面停戰協定下的權益呢？這些人不知道在任何其他情況下還能有更劣於此的境遇。

六一．我們近來時常聽到中東方面的怨恨與不滿。單是對這些情況表示遺憾是不夠的，我們的共同



責任是探詢該地區現有的不安情況的原因。我們也有責任不讓同樣的錯誤重演。我方可以向理事會保證以色列以侵略或其他方式侵佔阿拉伯土地的政策，深深地影響了約但境內的阿拉伯人的情緒。約但境內住有身受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侵略之害的難民六〇〇,〇〇〇人。以色列此次在慕卡比爾山區的非法活動，因此引起了超越平常想像的反響。如果這些違反協定的行為不立即停止，如果不尊重阿拉伯人的土地所有權，則此項情勢的惡劣影響將極有害於該地區的安全及寧靜。

六二．第六，關於該地區內違反協定的情形，代理參謀長報告書及其所附地圖明白表示以色列意圖吞併無人地帶的一半以上。以色列方面圖以協定的方式取得該地區的一半。但是在約但拒絕考慮瓜分該地區之後，以色列就一步一步、一年一年地侵入。以色列每一次有違反協定事件，約但就提出抗議。報告書第七段(a)及報告書附件一的註中均提及此點。註曰：“至九月十日為止，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共收到約但方面類似的控訴二十二件，另就同一問題致代理參謀長函四十七件。”所謂“同一問題”，就是以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無人地帶內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問題。

六三．以色列在該地區違反協定的行為分成兩類：軍事性質的與平民性質的違反協定行為。報告書附件E及G列有下開以色列軍事性質的違反協定行為：

(一) 以色列方面最近，我強調“最近”二字，在一個水塔周圍建造了三個堡壘；

(二) 一所破舊的房子改建成堡壘，四周都有炮位；

(三) 長達二百公尺的軍事性質鐵絲網，

(四) 該地區的另一所房屋被以色列方面改建為堡壘，駐有以色列邊境警察；但據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參謀長致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以色列代表函〔附件E〕稱：“這個房屋必須認為是軍事前哨站，而非普通民事警察所。”這個軍事前哨站威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部分的安全；

(五) 一九四九年建造的兩層樓高的三合土堡壘，經以色列方面偽裝，可供步鎗或輕機關鎗使用，其樓下南部經參謀長認為“極合中型機關鎗之用”，

(六) 該地區石屋一所、水泥堡壘一所、三合土堡壘一所，經以色列方面偽裝，供同樣目的之用，

(七) 參謀長在附件G中報告有三處挖掘工作，並表示均係“新挖”；

(八) 此外亦述及其他以色列軍事工事。

參謀長於上述函中請以色列方面拆除一切軍事障地，但以色列拒絕考慮此項要求，其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行為仍在繼續進行中。

六四．關於該地區內以色列平民違反協定的行為，報告書附件B及附件C的地圖表示以色列在該地區內造了若干房屋及道路。它們也表示以色列方面逐步擴大耕種無人地帶內的阿拉伯土地，違反全面停戰協定及一九四九年的既成狀態。附件C表示以色列現佔有慕卡比爾山區的一半以上，雖然該地區是無人地帶，以色列人所耕種的土地都是阿拉伯人的財產。

六五．代理參謀長報告書提到若干所謂約但在該地區內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行為。但是必須知道在這些所謂侵入行動中，有許多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換言之，它們發生於簽訂全面停戰協定以前，此點經報告書附件G證明。事實上，附件B及附件C的地圖較報告書正文更能反映以色列及約但分別在該地區內違反協定的程度。地圖表示阿拉伯人並未侵入該區，鄰近約但的一邊是空白的，鄰近以色列的一邊卻因以色列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不斷侵入而全塗成黑色。

六六．當然，地圖上也表現耶路撒冷至伯利恆公路之侵入該地區。但是我方要強調這一條路的建築，並非違反全面停戰協定，而是應聯合國休戰督察團的要求，並經它核准的。

六七．我要說明建築此路的特殊情況。在以色列於一九四八年侵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區以前，舊城有一條公路通往伯利恆，自北向南通過該城的這一部分。但是阿拉伯人與伯利恆的交通因以色列佔據耶路撒冷南部阿拉伯區而告中斷。教徒和遊客們必須經過以色列佔領的地區，方能前往伯利恆及希伯倫區。此外，休戰督察團團址所在的官邸與巴勒斯坦其餘阿拉伯地區之間，除經過以色列外，不再有直接通路。

六八．在巴勒斯坦的敵對行動尚未結束之前，在巴勒斯坦的約但軍事當局造了一條軍用公路，連接耶路撒冷與伯利恆。但是這一條新路既長且險。從前乘汽車前往伯利恆只需十分鐘，走這一條新軍用公路卻需時二小時。耶路撒冷的領事團及各宗教當局要求約但政府開闢一條較短而且比較安全的通往伯利恆的公路。所以就造了現有的這一條路。

六九．由於地形條件的理由，要造最短的公路必須略為進入慕卡比爾山區的東部。休戰督察團核准了

此項計劃，並請約旦當局在慕卡比爾山邊造一條支路，連接官邸，以便聯合國人員不必經過以色列即可到達約旦。因此，約旦在該地區內進行的工作，其目的並非改變該區土地的形態，而是便利教徒、遊客及聯合國人員的交通。此外，有一點極為重要，約旦造這一條路完全用阿拉伯的土地，而非以色列的土地。

七〇．新公路經過慕卡比爾山區東部的事實，並非謂約旦自認在該區的這一邊可以自由行動。約旦從來無意在問題尚未切實解決以前，於慕卡比爾山區的任何部分進行工作。耶路撒冷至伯利恆的公路因地形的關係不得不略有侵入，這與以色列方面在以色列武裝部隊保護之下，在該地區內進行獨立的工程方案，包括建築軍事障地，以及以開路、造屋、植林等方式改變該地阿拉伯人的土地的面貌，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七一．以色列代表於九月六日指稱〔第七八八次會議，第四十段及第四十八段〕約旦在該區內造了一個警察所及一個學校。這兩所建築物並不是簽訂全面停戰協定之後造的。它們是一九四九年就有的舊房子，代理參謀長報告書附件B地圖上的註一及註二對此已有說明。此外，當B. V. Leary上校對約旦政府述及以色列此項反控時，我國外交部長答稱約旦願意更改新公路的路線，寧願使公路較長，可以不侵入慕卡比爾山區，但以色列亦須停止在該地區內的一切不當活動，並合作恢復一九四九年的情況，這就是說，恢復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時的既有狀態。

七二．我現在願對代理參謀長解決慕卡比爾山困難的提議〔S/3892，第九段。〕，加以評論。

七三．我先論(c)分段中所載的提議。這個提議謀“達致一項安排，最少在某種程度內計及一九四九年以來所發生的改變”。代理參謀長似乎認為這個提議提供解決這個問題的合理基礎。我方所要作的事似為承認既成事實。此項解決辦法若經接受，就是在法律上承認以色列在該區內違反協定的行為。

七四．(c)分段所載的提議假定“平民活動將仍繼續”，代理參謀長表示關於此點，應尊重下開原則：詳查土地權登記冊，以確定土地所有權，以期“除有協議者外，以色列平民不得使用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反之亦然。”其中“除有協議者外”一語，即謂經由協定，以色列人得使用該區內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我方認為在探求解決的可能時，應對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的

問題，採取實際的看法。關於(c)分段所載提議中假定的那種協議，我可以向理事會保證，約旦沒有人可以讓以色列人取得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

七五．關於阿拉伯土地所有人行使其所有權的問題，(c)分段所載的提議提出兩項規定，這兩個規定若經接受，將大大限制這種權利。其規定如下：“平民活動將仍繼續。但此項活動應加限制，以免造成引起事件及緊張局勢的新因素。因此，雙方的平民活動應予隔離。”〔S/3892，第十一段。〕

七六．第一項規定很危險，因有猶太農業學校存在，以色列方面可能以那個學校為藉口，引起事件及緊張局勢，阻止阿拉伯土地所有人使用其在該地區西部的土地。

七七．第二項規定的目的為隔離雙方的活動，其結果將因該地區中部有一個小小的猶太農業學校，使阿拉伯土地所有人不可能耕種其大部分土地。

七八．由於這些理由，我國政府不能同意考慮現有(c)分段中所載的提議。為求公平實際，這個提議應該讀如下文：

“該區內雙方的平民活動，應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詳細調查土地權登記冊以確定所有權的基礎上，繼續進行，以便以色列人不使用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阿拉伯人也不使用以色列人的土地。”

七九．我方認為在實際上，如果對該區能有適當督察，准許阿拉伯土地所有人進入該區，耕種他們的土地，不致引起事件及緊張局勢。該地區情勢當不如沿停戰線那樣緊張，因為該地區是在聯合國休戰督察團的監督管制之下。

八〇．解決辦法(b)是“恢復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的情况”，代理參謀長認為這個辦法不妥，他說這個辦法對約旦並非有利。他說這個辦法須要封閉自耶路撒冷經伯利恆至希伯倫的公路。代理參謀長的好意我們很感謝。但是我方雖將因封閉該路而受影響，我方願意有這種不方便，以求保障全面停戰協定及該區內阿拉伯人的土地所有權。我方不願接受以色列在該區內違反協定行為之合法化，坐視他們佔領並使用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我方也不能承認以色列在該地區內以違反全面停戰協定及其他手段取得的政治及軍事成果。因此，雖然有所說的不方便，我方仍願考慮以(b)分段所載提議為可能解決辦法。

八一．解決辦法(a)為“將戰線間地區改為無人地帶，適用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任何人均不得穿越戰線，進入該區，但聯合國人員除外，他們可以進入官邸區及阿拉伯學院。”[S/3892,第九段。]此句應加“及猶太農業學校”，該校亦在該區之內。

八二．在尚未表示我方對這個辦法的意見以前，我要指出實施解決辦法(a)，無須“改”該區的地位。它的法律地位是無可爭辯的。它是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的無人地帶，此種地位從來沒有改變過。第四條第三項應對該地區適用，該地區內的一切活動都是違反該條規定的行為。

八三．代理參謀長似乎認為提議(a)亦有未妥。他的意見以關切阿拉伯人的利益為根據。他說：“解決辦法(a)須撤退一個整個阿拉伯村，及封閉自耶路撒冷經伯利恆至希伯倫的出路及猶太農業學校。”[S/3892,第十段。]

八四．就該地區實際情勢而對此說詳加檢討，就可以知道所述的“整個阿拉伯村”並不存在。該區的阿拉伯土地屬於區外兩個阿拉伯村的居民及現居約但境內的若干阿拉伯土地所有人。這兩個村有一個在該區以北，叫作錫兒旺(Silwan)，另一個在該區以南，叫作蘇巴希爾(Sur Bahur)。只有很少數的阿拉伯居民住在官邸以北。實施無人地帶的地位不會影響到該地區許多阿拉伯居民，因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約但一貫視該區為無人地帶，並因第四條的規定，約但禁止居住該區以外的土地所有人耕種他們在該區內的土地。

八五．關於自耶路撒冷經伯利恆至希伯倫的公路，我國政府很願意改變該路現有的路線，雖然如我所說的，此舉將使該路的里程較長。

八六．代理參謀長沒有提到解決辦法(a)亦須停止以色列在該區內的活動，並應尊重阿拉伯土地所有人的權利。他們的土地現被以色列方面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而強行佔據。提議(a)若能充分實施，我方亦可接受，以代替提議(b)。

八七．在結論中，我將首先論到報告書所提出的若干點，其後我將簡述討論的結論。

八八．代理參謀長報告書所根據的主要各點，並無法律或事實根據。

(一) 報告書第七段提到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地區的地位並無規定。全面停戰協定無須特別提到耶路撒

冷區無人地帶各部分的地名。全面停戰協定稱雙方戰線間的整個地區，包括慕卡比爾山在內，為無人地帶。全面停戰協定所附的耶路撒冷區地圖明示慕卡比爾山，以及其他地區，位於戰線之間，全面停戰協定很明白地指耶路撒冷區的那一片地帶為無人地帶。一看停戰地圖及細讀協定條文，對此即毫無疑義。

(二) 報告書在第七段(b)項中稱：“當事雙方對平民活動問題所達成的唯一已知協議(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為稱該區為‘戰線間區域’，因此使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不適用於該區”。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七段第一句中既稱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區的地位，全無任何規定，他如何能在同段中又說雙方已達成所謂特別協議，使第四條不適用於該區，這一點實在費解。參謀長自己就暗示承認在成立所謂協議之前，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確對該區適用。凡熟悉這個問題，看過全面停戰協定條文及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紀錄者，均將達致相反的結論。休戰督察團參謀長Riley將軍曾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致函Dayan上校，確定慕卡比爾山區為無人地帶，受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管轄，除聯合國人員外，軍民人員均不得進入該區，與不得進入所有其他無人地帶相同。我們也可以問代理參謀長為什麼在報告書中沒有提到Riley將軍的函件。這種對會議紀錄的錯誤解釋及不研究Riley將軍關於該地區地位問題的函件，就是報告書中一系列錯誤結論的根源。

(三) 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七段(b)項中稱他“未見有任何協定，規定在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時居住該區以外的平民不得進入該區……”，但是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已經規定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進入戰線間區域，因此無須由雙方談判特別協定，以求達致此項結果。

(四) 在同段中，代理參謀長稱他未見有任何協定，規定“居住該區內平民的活動，應限於其自有的土地。”但是對於習慣法已有的限制，還須另有協定嗎？例如我認為我們任何人均無須與鄰人締結特別協定，規定不得佔取他方所有的物品，即使沒有此項協定亦不能自由或有權竊取鄰人的東西。

八九．討論所得的結論可略述如下：

(一) 全面停戰協定仍為確定慕卡比爾山區地位的唯一法律協定。該地區位於停戰界線之間，依照停戰協定的規定，是無人地帶。此項地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屢經侵犯的事實並不能改變該地區的法律地位。

(二) 兩國政府從來沒有簽訂關於瓜分該區的協定。因此，在任何時期就這個問題所作的無結果的討論，均不能改變此項事實。

(三) 該地區始終在聯合國休戰督察團監督管制之下。該團曾多次進行干涉，以阻止該區內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行為，有時且獲得成功。

(四) 依照習慣法及全面停戰協定的明文，當事雙方均無使用或佔有對方財產的任何權利。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或許可干涉慕卡爾山區私人所有權的權益。

(五) 以色列在該區內的侵入及活動是悍然違反全面停戰協定及既成狀態。意圖掩飾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區的活動的一切論據，均不能改變這些活動係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事實。

九〇．鑑於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違反全面停戰協定行為之嚴重性，鑑於協定中關於雙方均不得取得軍事、政治、及經濟利益之規定，並鑑於以色列侵犯該地區所引起的政治反響，我方特提出下開各項要求：

(一) 應譴責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區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三項。

(二) 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區的活動應即停止，所有以色列軍事設備應即拆毀，該地區的情勢應恢復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的狀態。

(三) 命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查明該地區內的財產所有權，並保證尊重此項權利，即在任何情況下，一方不得使用另一方的財產。

(四) 因休戰督察團團部設於該地區之內的原因，應確定休戰督察團對慕卡比爾山無人地帶的監督與管制。

(五)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為處理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事件的主管機關，應請以色列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合作。

九一．我方深信依照這些途徑的決議可以防止情勢惡化，遏止新的違反協定事件之發生，並大大增進聯合國當局在該地區內應該得到的尊重。

九二．如果以色列堅持其在慕卡比爾山區的活動，我國政府別無他法，只有採取必要步驟及措施，以求保證尊重該地區的無人地帶地位，並保護約但人民在該區內的財產權利，與耶路撒冷阿拉伯部分的安全。

九三．我保留我代表團於必要時就這個問題再行發言的權利。

九四．Mr. KIDRON(以色列)：主席先生，依照您的裁定，今日午後我將單論議程項目二中的(a)分項，希望我國代表團能有機會在理事會討論這個議程的下次會議上得盡其所言。這兩個分項今日未能照理事會的慣例一併討論，我很感遺憾。優先討論(a)分項完全是因為時間的關係，那只是二十四小時的差別，而非題題的重要性，因為一方的控訴是關於種樹小事，另一方的控訴是關於不斷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三項基本規定的嚴重問題，二者顯然是不能互相比較的。

九五．安全理事會當然還記得九月六日會議時所造成的燃眉之急的氣氛。約但代表在九月四日要求舉行緊急會議，討論他所稱為“嚴重的情勢”[S/3878]。在第七八八次會議上，理事會中有兩位代表認為在平民線的以色列這一邊前官邸區所發生的耕地、移石及其他農業改良工作，伏有危機，須由理事會立即加以注意，因此請聯合國休戰督察團代理參謀長擬製報告書，於兩星期內提出。代理參謀長於限期內提出了報告書，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公佈。其後，此事突然又不迫切了。九月過去了，十月也過去了；直到十一月五日，約但代表方又活動起來，再度要求安全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他的控訴[S/3904]。這是在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會議後兩個月，在發表報告書之後六個星期。

九六．我認為整個聯合國，尤其是安全理事會，對於約但政府的這種奇特態度，應該要求解釋。必須答覆的問題是：第一，為什麼這樣微不足道的問題，所涉地區面積不到紐約中央公園四分之三的問題，要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第二，如果這個問題像約但政府所說的那樣迫切，為什麼讓整個十月份虛度過去，然後再請召開理事會，討論在九月份第三個星期即已發表的報告書？

九七．這些問題的答案及玩弄這些手段的理由，對最膚淺的國際關係觀察者，亦極明顯。在過去兩個星期中，各報及廣播中充滿了埃及與約但間互相詬罵的言論。雙方互相指責對方出賣阿拉伯的利益，主要的是對以色列讓步並與該國談判。

九八．前官邸區在阿拉伯文中稱為慕卡比爾山區，它在埃及方面攻擊約但的言論中，佔有很重要的

地位。例如在十一月初，開羅的阿拉伯之聲廣播電臺在攻擊約但國王胡笙時，即有下開一段：

“他(胡笙)把約但出賣給以色列。他派約但的情報局長、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約但代表團團長Sadiq上校與以色列方面取得協議。他同意由以色列軍隊佔領慕卡比爾山區，其交換條件為約但方面獲得美國軍械，另對Sadiq上校、胡笙的叔父Sharif an-Nassir及Samir er-Rifa'i各予現款，以爲他們參與這個罪惡滔天的交易的酬勞。陰謀的這一部分已經實現……

“在以色列軍隊佔領慕卡比爾山時，約但的阿拉伯人民起而反對，要求以色列軍隊撤退。約但政府得到命令，以各種方法拖延這種要求並欺騙約但人民。約但政府的拖延政策使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Leary上校不得不向安全理事會建議確認以色列佔領慕卡比爾山。此後還有若干其他步驟。”

九九．我無須多說，只須指出在這一次埃及方面的攻擊之後，約但代表立即要求召開理事會緊急會議，討論他的控訴。在約但於九月四日最初提出控訴之前，埃及廣播也有同樣的攻擊，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

一〇〇．約但對這些攻擊的答覆，有兩種方式。一個方式是以較埃及攻擊約但者更不堪的事來攻擊埃及。另一個方式是在安全理事會中對以色列提出控訴，表示它忠於阿拉伯方面的利益。這原來可以採用任何控訴。但是埃及既然以慕卡比爾山或前官邸區爲攻擊約但的口實，所以就這個問題來對付以色列。因此，關於在前官邸區以色列方面種樹問題的控訴，只是這兩個阿拉伯國家間互相爭鬭的副產物。這是一個憑空捏造的問題，其目的只是用以應付約但的內外政治情勢。

一〇一．約但政府的政策顯然只是以一切所有的方法，加深緊張局勢。這也是約但的一種可笑辦法，用以證明它的倔強頑固，在所有其他阿拉伯國家之上。

一〇二．自本星期三以來，又捏造了兩個藉口，與以色列公開爭鬭。在星期三，經常供應斯科勃斯山(Mount Scopus)希伯來大學的車隊被約但橫加阻止，並大肆宣傳，不管其貨單業經聯合國休戰督察團核可的事實。昨天一件照例逮捕自約但私入以色列的越境者的事件，被大吹大擂地變成一個主要事件，並因之提出了威脅和最後通牒。我於今日午後得悉由聯合國、以

色列及約但聯合查詢所得，查明此人是一個越境的慣犯。他在深入以色列境後被捕，以色列巡防隊從來沒有越界進入約但。

一〇三．以色列未見有任何理由要長此無限期地容忍約但這種癲狂叫囂。它絕對不因約但的忿怒威脅而放棄其任何合法權利。

一〇四．但是，約但既然要把種樹問題提出安全理事會，我就不得不視這個控訴爲一個真正大問題，加以處理。約但控訴的實體見於約但代表於九月六日對理事會的陳述[第七八七次會議]。我現在要分析這個陳述，並引證代理參謀長報告書及其他正式文件及紀錄，以證明其中並無值得答覆之處。

一〇五．約但的論點可分爲三大部。

一〇六．第一點是聯合國休戰督察團有權管制前官邸區的軍事及平民活動。

一〇七．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中說：

“聯合國休戰督察團自認有權對該地帶實施督察，以便維持其非武裝地位。但是休戰督察團對該地區內的平民活動並未奉有任何特殊權力或任務規定。”[S/3892,第六段。]

一〇八．應該指出：休戰督察團對該地帶行使軍事督察的權力，源於休戰協定第四條。該條規定禁止雙方軍隊越過停戰線。此項權力並非源於規定該地帶爲非武裝地帶的正式宣言，因爲從來就沒有這種宣言。該地區在事實上是非武裝地帶，因爲它四周都是停戰線，軍隊不得穿越。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簽訂停戰協定以來，休戰督察團對該區內的平民活動，並無任何權力，此點可由Leary上校引述的首任參謀長Riley將軍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的陳述證明。Riley將軍於陳述中說：-

“在最初，或休戰期間，休戰督察團可以管制該區內的平民情勢。在兩國簽訂停戰協定之後，休戰督察團的管制權即告放棄。”[同上]

Leary上校又在其報告書同段中指出，在一九四九年中，一位約但代表曾建議將該區置於聯合國管制之下，但此項建議未再討論。以上是關於前官邸區的平民活動受聯合國管制之說。

一〇九．約但方面所提出的第二點是以色列方面的植樹工作違反全面停戰協定。

一一〇．此說因第一項論點之被駁斥而不能成立。因為聯合國對該地區內的平民活動既無管制，則該地區內所有的平民活動就不可能違反停戰協定。此外代理參謀長的話也可以駁斥此點，他在報告書第七段中稱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地區的地位，並無規定。

一一一．約但代表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提出的文件[S/3909]中詳述其理由，謂停戰協定，尤其是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管轄該地區的平民活動，以色列在該區內植樹是違反該條的。約但代表稱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第七段(b)項中所稱“雙方對平民活動問題所達致的唯一已知協議(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為稱該地帶為‘戰線間區域’，因此使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不適用於該地帶”[S/3892, 第七段。]一點，是錯誤的，這也是該報告書中一系列錯誤結論的根源。但是在約但代表函及其所附的兩個文件中，並無任何可以證明此說之處。附件A所說者只是這個地區即前官邸區為停戰協定第四條所指的戰線間區域。附件B所說者只是聯合國人員得自由進入該地區。在這兩個文件中均未提到禁止雙方武裝部隊進入該區的禁令也適用於平民。這個理由很明白。正如Riley將軍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停戰委員會的幾次會議中所指出的，自停戰協定簽訂以後，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對該地區的平民活動，無權管制，在該區的阿拉伯及以色列兩部分均有平民居住。約但代表當然不引述這一段，其實這也是該次會議紀錄的一部分。

一一二．還有一點，這也是本問題的中心，在簽訂停戰協定時，以色列軍隊並無規則及條例禁止平民進入該地區。從慕卡比爾山村在交戰期間一直有人居住的事實看來，約但軍隊似亦沒有這種規則或條例。由此可見禁止平民穿越停戰界線的一般規定對此區顯然不適用，因為雙方都沒有規則或條例禁止平民穿越停戰界線進入這個地區。正如代理參謀長所說的，“雙方平民均曾自由進入該地區，並於該地區被稱為戰線間區域後，從來沒有認進入該地區為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行為。”[同上，第七段(b)項。]

一一三．約但代表同時稱前官邸區為無人地帶，與耶路撒冷其他部分的無人地帶相同，雙方均可開火阻止對方平民進入。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中稱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雙方同意請一位聯合國軍事觀察員提議一條劃分該區的線[同上，第七段(d)項，註三(b)]。

這位觀察員 Durre 少校的報告書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提出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其中載有關於無人地帶問題的一段如下：

“依據代表以色列的Dayan上校，代表約但的Hamad Bey el Farhan, 及主席Riley將軍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決定，官邸區經六月十二日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認為‘戰線間區域’。但在交戰期間、兩次休戰期間、十一月三十日簽訂停火協定之後，及羅治島簽訂全面停戰協定之後，雙方平民均始終留在該區。現在若僅因該地區為‘戰線間區域’的理由，把它作為一個完全的無人地帶，殊無意義。雙方依照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准許雙方平民留居該區。以色列及約但哈希米德王國兩國軍隊准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以前住在該區的平民留居該地的條例，仍然有效。”

一一四．以上是關於約但控訴以色列在前官邸區進行的植樹準備工作為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之說。但是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五段中確曾指出若干嚴重而廣泛違反停戰協定的事件。但造成這些事件的不是以色列，而是約但。他說“...見有約但軍隊在該地區內，修整戰壕及陣地。”他指出“在同一時期內，除兩次視察該地區的若干以色列軍官外，該區內未見有以色列軍事人員。”[同上，第五段。]鑑於約但武力進入這個非武裝地帶，這些軍官前往視察自係常理。代理參謀長又指出：“約但利用於兩處進入該區的耶路撒冷經伯利恆至希伯倫公路作軍事運輸，不斷破壞該地區的非武裝地位。”[同上。]

一一五．如果還要其他證據證明約但破壞該地區的非武裝性質，可於報告書附件G的附錄一第九八七號地圖中見之。該圖繪有該區約但部分中的廣泛戰壕及工事系統。

一一六．約但提出的第三點是破壞了該地區的既成狀態。對於這一點，很難答覆。因為，在他九月六日那一篇很長的陳述中，約但代表並未確切說明既成狀態的意義是什麼，也沒有說明他為什麼要認為應予這種含混情況以雙方正式協定的地位。如我所已經指出的，約但代表在某一個時候稱該地區為無人地帶，那就是說禁止所有居民入內的地帶。在另一個時候，他又說一貫的了解是准許住在該區內的平民人數應有限制，這些有限額的平民不得在其自有土地之外從事平



民工作。他沒有說這是誰的了解，也沒有說這種了解見於雙方的那一個正式協定或默認的安排。在第三個時候他說從來沒有任何協定准許區外居民穿越停戰界線，於該區內從事平民工作。同樣地也可以說從來沒有任何協定不准區外居民穿越停戰界線，於該區內從事平民工作。事實上，如參謀長所說的，自一九四八年至今，區外平民均自由穿越停戰界線，各在其本區內工作，以平民線為限。代理參謀長特別指出[S/3892，第七段(a)項]自耶路撒冷到伯利恆的公路於兩處伸入該區；一九五二年在平民線的約但方面建造的學校，有區外兒童入學；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在耶路撒冷至伯利恆公路旁所造的一家餐館普遍招待來賓，並無限制；在這個時期內，在平民線的約但方面也造了一所警察分駐所，我們可以假定其中所駐的警察並非完全募自慕卡比爾山村中的少數居民。

一一七．由此顯然可見安全理事會可能承認的唯一既成狀態是計及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簽訂停戰協定以來，經雙方同意在該區內所有的各種發展的狀態。這個既成狀態必須計及一條界線的存在。不管約但現在是否同意，這條線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就有效地將該區分為以色列部分及約但部分。正如參謀長所說：

“事實上自簽訂停戰協定以來，約但及以色列平民均繼續住在該區，並各不相混。這在某種限度內可為有某種劃分線存在之說作為佐證。尤其是在較早的紀錄中，並未見有任何協議規定劃一緩衝地帶或限制以色列平民居於農業學校校址以內。此外，就我們所知，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阿拉伯人民就沒有在大略與所謂平民線相符的一條線以外耕作。”[同上，第七段(c)項。]

一一八．因此，該地區現有的那種既成狀態，是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以色列與約但代表談判劃定的這個平民線為基礎。其後約但拒不批准該協定，今日約但代表又在安全理事會上稱之為空想的線，可是這都無關重要。事實是自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今，以色列、約但及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均同樣承認並尊重這一條線，視之為有效劃分前官邸區的以色列及約但兩部分之線。在過去八年內，這一條線見於一切地圖，也在一切正式紀錄中提到。

一一九．對於既成狀態的問題還有一點意見。安全理事會可以看到約但在要求恢復未經說明的既成狀

態之外，還同時提出威脅。我引述約但代表九月六日的陳述。他說約但政府“...別無他法，只有採取必要步驟與措施，確保該地區的安全，並維護其既成狀態。”[第七八七次會議，第九十六段。]這句話頗有弦外之音。我認為安全理事會或願知道約但政府所說的是何種步驟及措施。

一二〇．約但代表發言中的一點新意見是他今日所提出的奇特提議，主張該區以色列及約但兩部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所有種植或建築的東西，均應摧毀，使該區再成荒涼之所。如果約但政府要摧毀約但人民八年努力的成果，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如果他們要對世人表現其思想如何狂妄，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以色列不接受這個提議。我方的理想是進步而非退步。我方的目的是發展及建設，不是故步自封與敗壞滅亡。

一二一．我現在要略談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我已經自這個報告書多所引述，以求證明約但代表九月六日陳述所提出的意見，沒有一個獲得代理參謀長的結論的支持。

一二二．在另一方面，我在九月六日的陳述中所提出的每一項結論，均經代理參謀長報告書證實。我當時說：

“一．全面停戰協定中並無任何條款確定戰線間區域的法律地位，亦未規定當事雙方在該區內的權利及義務。但是禁止武裝部隊穿越停戰界線的禁令也必然適用於進入該區，因為它完全在停戰界線包圍之內。”[第七八八次會議，第四十八段。]

報告書第七段在每一點上都證明了我所說的關於該地區的法律地位及雙方權利與義務的話。報告書第五段及第六段證明了我所說的關於禁止武裝部隊進入該區的話。

一二三．我又說：

“二．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規定雙方武裝部隊禁止平民進入戰線間區域的規則與條例仍然有效。當時對現所討論的地區既未適用這種規則，該地區即不受停戰協定中任何此項規定的限制。”[同上。]

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七段(c)項中證明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在現在及過去均未限制平民進入該區。

一二四。我又說：

“三。其後關於雙方在該區內的權利與義務的一切安排，均為雙方協議的結果。這種協議有的是正式性質的，有的是依據默認，其有效時期並無限制。

“四。雙方最重要的安排是在八年前劃定一條平民線，使該區分隸約但及以色列。結果是自此以後，雙方平民可以進入該區，各在其部分內從事平民活動，無需兩國特別協議，但不得進入另一方所轄的部分。

“五。過去曾圖將此項活動列入正式協定，但今日尚無這種性質的有效協定。”〔同上。〕

代理參謀長報告書第七段(b)項說聯合國休戰督察團調查事實的結果未見有任何協定，規定在簽訂停戰協定時居住該區以外的平民不得進入該區，或居住該區內的平民的活動應限於其自有的土地。他指出雙方所達致關於平民活動的唯一已知正式協定（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是稱該區為“戰線間區域”，使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不適用於該區。他在第七段(c)項中又說約但及以色列平民自簽訂停戰協定以來就繼續不斷地住在該區，兩不相混，這在某種程度內證實有某種劃分線存在的觀點。代理參謀長在同段中說據聯合國休戰督察團所知，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阿拉伯人即不在某一條線以外耕作，該線大體與所謂平民線相符。這一條平民線載於第九八八號地圖，為報告書附件H的附錄一。該圖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經Dayan上校代表以色列，Ali Bey Ibn Nuwar上尉代表約但，及Durre少校代表聯合國簽字。正如代理參謀長所指出的，圖上所劃的線雖然未成正式協定，但在過去八年半中，經雙方默認為該區的以色列轄區及約但轄區的事實分界線。

一二五。我又說：

“六。因此雙方在戰線間區域內其自己所轄部分內進行的平民性質的活動，不能認為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或雙方間任何其他有效安排。”

我對此項結果無須多說，因為它完全經我所提到的代理參謀長報告書中所說的話證實。

“七。這不僅是以色列方面的意見，而且也是約但方面的意見，因為自劃定平民線後，約但就建造了自耶路撒冷至伯利恆的公路，其路線經過

戰線間區域的約但部分，慕卡比爾山的村民也全部回到其在該區約但部分內的家園。”

此說經報告書第七段(b)項證實。該段實際上且詳細說明該區約但部分內的平民活動。以色列對此項活動從來沒有提出反對。

“八。因此，我方認為並無任何根據可使安全理事會考慮約但所提關於在戰線間區域的以色列部分內種樹問題的控訴，因為在該地進行的這種純粹平民活動並未違反對雙方有拘束力的任何國際協定。所謂此項工作在以色列保安部隊保護下進行……之說，根本不確。以色列軍事人員並未進入戰線間區域。”〔同上。〕

報告書第七段充分支持此項主張，在該區以色列部分進行的像種樹這種平民活動，並不違反對雙方有拘束力的任何國際協定。第五段說明邊境警察約十五名在該區內保護工人。在該區兩部內派駐警察是可以允許的，也是必要的平民活動，而且事實上如代理參謀長在第七段(a)項中所指出的，約但在它所轄部分內設了一個常設警察所。報告書第五段指出該區內未見有以色列軍事人員，只有兩次曾有若干以色列軍官視察該區。這在技術觀點上說是違反了該地帶的非武裝性質，但我過去所說的，這可以認為是最基本的預防行動，因為當時約但軍隊曾進入該地帶，威脅將對以色列部分內的工人開火。

一二六。我在陳述的結論中說：

“九。違反此類協定的行為只是約但方面的行為。第一，約但在該區內建築了軍事工事，並在工事內多次駐有約但軍隊。第二，約但在該區內官邸東門附近設立哨站，由兵士一名或數名值崗。第三，軍事運輸繼續使用經過該區的公路。這些行為是約但悍然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段及第四條第二段的行為。”〔同上。〕

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五段中證實該區內見有約但軍隊，戰壕及陣地亦經修整。這些戰壕及陣地見第九八七號地圖，列為報告書附件G附錄一。他又證實約但在兩地進入該區的耶路撒冷經伯利恆至希伯倫公路供軍事運輸之用，不斷破壞該地帶的非武裝地位。約但這種經常破壞該地帶非武裝地位的行動，至今仍在繼續中。有一點我顯然是錯誤了。報告書附件G第十段稱官邸東門外的崗亭是一個警察亭，值崗者為警察而非兵。但是也可以問為什麼在聯合國機關的門口要設



一個約但警察崗亭。查閱停戰協定，就可以證明代理參謀長所述的各種軍事活動是約但悍然違反協定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二項的行動。

一二七．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共分五章。頭四章為第一段至第八段，描述前官邸區的實際情勢，並且如我所指出的，差不多在每一點上都與以色列的立場相符合。第五章為第九段至第十三段，提出了代理參謀長本人的結論、建議及希望。其中有一些，尤其是第九段、第十段、第十一段及第十二段中的若干部分，我認為從任何邏輯方法言，與報告書頭四章所提出的各種事實毫不相關，它們似乎不屬於同一個文件。

一二八．在第九段中，代理參謀長很有理由地拒絕了處理這個問題的兩個極端的辦法，這就是將該區改變為無人居住的無人地帶，及恢復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所有的情況，因為這種辦法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苦難，並使合法耕種的土地重歸荒蕪。因此他在第十一段中說合理的解決辦法是由當事雙方協議達成一種安排，其中最少在某種程度內顧及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各種變更。以色列政府不反對這種主張。我方一貫認為一九四九年以來完全合法的發展，必須為如果真正成為問題的前官邸區問題的任何解決辦法的基礎。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及聯合國休戰督察團的紀錄可以證明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以色列就一貫努力圖由雙方平分各地區，以求消除由所謂“戰線間區域”及“無人地帶”所造成的摩擦。正如代理參謀長於其報告書註三(a) [第七段(d)項]所指出的，耶路撒冷以北及以南的無人地帶，多半經雙方協議取消了。因此我國代表團同意代理參謀長的結論，即“雙方的平民活動應予隔離”。[S/3892, 第十一段。]這正是今日由事實上的平民線所造成的現象。

一二九．但是，代理參謀長在其下一句中走上了一個行不通的途徑。他建議除經雙方同意者外，以色列平民不得使用阿拉伯人的土地，阿拉伯平民也不得使用以色列人的土地。此項建議的政治或歷史關係如何，並未說明，也沒有法律理由。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七段(d)項中說：“督察休戰團進行的事實調查未能查明在一九四九年就瓜分該區及劃分平民線問題進行討論及繪製地圖時曾在何種程度內考慮到該區內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此項調查之所以未能查明在劃定該線時曾在何種程度內考慮到土地所有權問題，其原因很簡單：根本就沒有考慮到所有權的問題。該線的劃

定係以該區地形為根據，以天然劃分該區為二的山脊為界。

一三〇．雙方之所以認為所有權問題無關緊要，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例外的。相反地，這是一貫的辦法。正如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註三[第七段(d)項]中所說的，在一九四九年瓜分耶路撒冷以南及以北的無人地帶時，並未以土地所有權為準，雙方於一九四九年底請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建議劃分該區之線時，也不以土地所有權為準。如果接受此項原則那末每逢在某一片土地上進行工作時就必須取得對方的許可，其結果就會引起不斷干涉該區所分成的兩部分內的所有各種活動，就不可能有效地分割該地區。在本案中採用原所有權的標準，將有害於聯合國休戰督察團，以色列，以及我們希望也是約但的共同目的，這就是以簡單明瞭的安排代替含混複雜，以求減少摩擦。如果現在以一大堆私人要求及反要求代替現有的制度，其結果將與代理參謀長所希望達成的“該地區的寧靜及安定”[S/3892, 第十一段。]正好相反。

一三一．此項建議除含有許多實際而且迫切的危機外，也毫無任何實際法律理由。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行使其主權，同意瓜分不屬於第三個國家，但有關兩國對其主權有所爭執的某一地區時，任何一方不得以此項瓜分為對另一方作任何權利要求的根據，僅在分瓜時雙方特別同意者不在此例。

一三二．這是與此問題有關的法律原則，代理參謀長所謂雙方對其所轄部分並無主權之說是否確實，可以不問，而且無論如何它有一個大缺點，就是與本題無關。不管私人對該區內土地所有權的權利如何，他們只能利用他們可能利用的適當地方法律機構。即令證明私人財產權利成立，也不能在國際機關中用此阻止一個國家在顯然承認受它管轄的地區內繼續行使它的權利。

一三三．報告書第十二段列載五項建議，旨在依據第九段(c)項所建議的途徑，解決這個問題。

一三四．第一項建議是雙方應集會討論該地區內平民活動問題。在討論本問題之初即經明白表示，以色列願隨時與約但討論這些事項。

一三五．第二項建議是應該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機構，進行此項討論。正如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八段中所說的，近年來，小組委員會的會議通常是討論有關該地區平民活動的問題。以色列願與約但

在小組委員會中討論此事，這本是通常的程序，或在全面停戰協定第八條所規定的特別委員會中討論此事，該委員會也有權討論這種事項，或在依據耶路撒冷區指揮官協定而安排的會議中討論此事。

一三六．第三項建議是在此項討論尚無結果以前，以色列政府應停止其在該區內植樹的工作，以便造成有利於導致有成果的討論的氣氛。不管有何種理由要求一方停止行使其合法權利，以便因其靜止不動而造成被另一方的敵意及挑釁宣傳所毒害的氣氛，這個建議在此時已成空談。現在已經事過境遷。代理參謀長在其報告書補遺二中指出：“自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以後，聯合國軍事觀察員未見該區內有任何此項工作。”[S/3892，補遺二。]

一三七．約但代表在其最近致安全理事會來文[S/3914]及今日的陳述中，說在十一月八日以後，該區內仍有工作進行。我堅決聲明，此項指控與約但的其他控訴相同，完全失實。正如約但代表圖於其十一月八日函[S/3807]中提出的安全理事會九月六日會議的虛偽報導一樣，這一篇神話的目的只是用以支持一個並不存在的事件。

一三八．第四項建議主張應繼續停止工作兩個月，兩個月後視討論結果如何，再行決定應否恢復工

作，這個建議，我國政府認為全無理由，故予以拒絕而且如代理參謀長於其報告書中所承認的，它違反雙方現有的權利及義務。

一三九．現在已經確定在以色列的一方的工作完全合法，約但毫無任何理由加以干涉。因此以約但同意為條件(這就是“在此項討論尚無結果以前”[S/3892第十二段。])一語的含意)方能恢復工作的建議，即係事先對約但的堅不同意繳付定金。約但所有的要求已經由代理參謀長報告書從前門丟出去，現在它卻從報告書建議的後門偷進來，以期達到它的全部目的。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

一四〇．我方當然不反對第五項建議，這就是將討論結果報告安全理事會。我方顯然也認為代理參謀長希望雙方與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充分合作，以恢復該地區的非武裝地位的要求，是理所當然。所有破壞該地區非武裝地位的行爲既然全發生在平民線的約但方面，我方期望能夠經由代理參謀長得悉約但當局所已採取的制止此項行爲的步驟。

一四一．我在結束陳述時請理事會對約但這種兒戲的控訴，認為在事實及法律兩方均無根據，再度決定不予受理。

午後五時五十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3, Victoria

## 奧地利

B. Wi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14 Avenue Boulechoe, Phnom-Penh.

##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ia America, Medellin.  
Libreri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ia Buchholz Galeria,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i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 丹麥

Elmer Munksgaard, Lt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W. E. Saa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 洪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e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æ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Ketab-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 巴拿馬

José Monóndez, Plaza de Arango,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Lima and Arequipa.

## 菲律賓

Alema'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Lagasca 38,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o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 英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s).

##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if. Gallpán, Caracas.

## 越南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Boite postale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Drzavno Produzeca,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z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806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30; 2/- stg.; Sw. fr. 1.2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59-06284  
Dec. 1959-125